

回响的时光

郭存亭

夏日阳光，缓缓爬上书桌，温柔地洒在那张有些褪色的师范毕业合影上。坐在前排最右边的闫老师，身着白衫，领口敞开，双手抱着翘起的二郎腿，倒像是我们中的一员。那年，我十九岁，他也才二十岁出头。我们的青春，自1985年我走进师范后，在3年的校园生活里重叠成如琥珀般的明净……

我凝视着这张珍藏了30多年的照片，走进了夏日，一幕幕往事如潮水般涌上心头。已步入知天命之年的我，对师范班主任闫老师的记忆愈发清晰，与他共度的文学时光，一直萦绕在记忆深处。

开学报到那天，父亲和我都骑着自行车，驮着沉重的行李，穿过熙熙攘攘的市区，才找到学校。上午办完报到手续，下午在教室集合时，一位年轻的小伙子走了进来。我这才惊觉，他竟是上午在校园里热心帮我们找宿舍的老师——我们的班主任闫晋峰。

闫老师衣着简约干练，留着整齐的偏分头，一口地道的长治话，透着浓浓的亲切感。从他的自我介绍中得知，他住在淮海厂家属院，离学校很近，他不住校，每天上下班往返。我们虽是新生，但闫老师也是刚从晋东南师专毕业分配到师范，几乎和我们同龄。不到一周时间，闫老师竟把全班学生的名字记得滚瓜烂熟，这让

我们很惊讶。在校园里，同学们都亲切地称他“闫老班”。

大概是我们与闫老师同龄的缘由。老班对班级的管理，用现在的话讲，就是民主、亲和、放任式管理。开学第一个月，他指定了临时班干部。从第二个月起，班里实行轮流当班干部制度，全班分成几个组，每组轮值一周，轮完后再推选正式班委。这样的管理方式，让每一位同学都得到了锻炼的机会。

我们和闫老师很快就熟悉了。他有时也会到宿舍看望同学们。一天下午，同学们在宿舍里谈天说地，我正手忙脚乱地换衣服，突然，闫老师出现在宿舍门口。我见状，赶紧跳下床，同学们也忙着招呼老师坐下。闫老师看着我慌乱的样子，忍不住笑了，指着我的衣服，温和地说：“穿反了。”刹那间，宿舍里爆发出一阵欢快的笑声。从那天起，我觉得老班与我格外有缘。

在3年的师范学习生活中，我担任过班里的团委干部、生活委员。而最难忘的，是我担任文学社社长的经历。

不知不觉，我们走进师范已经3个月。在一个菊花染黄校园的秋日，班里几位爱好文学的同学与闫老师一拍即合，决定创办班级周报《小草》，我担任编辑。我们用钢板铁笔刻写蜡纸，编排好蜡版后，再进行油

印。8开白纸的班报，一期两张，分四个版面，内容丰富多样。班报一经推出，便轰动了全校。

第二年秋季开学不久，学校语文组在我们班报的基础上，正式成立了“长治二师春笋文学社”，我被推选为社长，校领导、语文组老师和老班任顾问。编辑部就设在我们班，与学校协调工作由闫老师负责。成立大会召开那天，我要上台发言，心里十分紧张。闫老师看着我以微笑鼓劲，我鼓起勇气，走上发言台……从那天起，我与闫老师度过了两年难忘的文学时光。

文学社成立后，主办的校园文学刊物《小草》由原来的班报改为16开版、28个页码的油印杂志。虽然还是刻版，但栏目更加丰富，有小说、散文、诗歌，还有文学赏析等。这份校刊，如同火种，活跃了整个师范的校园文化，点燃了同学们的文学热情。

文学社编辑部名义上设在班级里，实际上设在闫老师的办公室。闫老师不住校，便把办公室钥匙给了我们。无数个夏日夜晚和秋冬假日，那间不大的办公室总是灯火通明，成了我们编辑部的“战场”。在闫老师的悉心指导下，文学社建立起一套完整的制度，社员最多时发展到100多人。我们还定期开展文学活动，邀请市里的诗人、作家、报社记者

来校讲座，深受同学们欢迎。我们的《小草》虽然是手工刻版蜡纸油印，但传播范围广泛，与长治各大中专院校都有交流。

很快，文学社的蓬勃发展在长治的中专院校引起了反响，报社、电视台曾多次报道。当时的晋东南师范、省机械学校、晋东南幼师、长治农校等，纷纷派代表前来参观学习。市文联的杂志《漳河水》还特意为文学社开设了专栏。可以说，《小草》在当时引领着长治校园文学的潮流。文学社成立不到1年，推出的部分作品先后在《长治日报》《漳河水》上发表。

在师范3年的时光里，我们班在全校可以说是声名远扬，这都得益于“闫老班”组织的文学采风活动。每年的春游，更是我们难以磨灭的校园记忆。我们曾骑自行车前往湿地踏春，微风轻拂，老班带着我们在湖上划船，小船随着歌声与笑声飘荡。我们还去过黎城黄崖洞采风，聆听红色故事；在古都洛阳研学，探寻历史文化的深邃……

在回响的时光里，30多年过去了。如今，我在文学道路上不断前行……细细想来，这一切都源于闫老师为我种下的文学梦，他如同一盏明灯，照亮了我前行的文学道路，而那些与他共度的文学时光，也成为了我生命中最珍贵的宝藏。

沿河村记

枭 鳯

中南海叫海不是海，于是乎，“沿河村”里也没有村——乃余挚友启然君书房一雅号也。中国目下，文艺圈中以“村”字作人名斋名者不为鲜事，山西散文作家杨栋兄，几经折腾想有几间藏书楼，门额上就悬挂了他的偶像、“荷花淀”文学流派的开山鼻祖孙犁老人的手迹“梨花村”。柳青写完《创业史》，旱烟袋一敲，一锅烟灰磕在陕西皇甫村。到了长安城里，那个锦心绣手，被人称作怪才、奇才、鬼才的贾平凹的书房，更是叫了“静虚村”。这个斋名的主旨，不在其“村”而在“静虚”，启迪作家久来形成的一种文学创作构思习惯，营造一种进入创作状态的空间环境氛围。“静”是力戒浮躁的创作心态“虚”是高瞻远瞩的创作心境。

而“沿河村”作为书房题名，除上述应有意蕴，更有寻根问祖、逆流探源、返璞归真、求索自己诗与远方之禅意；亦兼自警，不敢忘本，低调做人高调行事，各美其美，美美与共，和谐的处世心态之寓意。

于是，我读“沿河村”，其要不在“沿河”而贵在一“村”字焉。正像史先清先生所说，中国传统文人的审美架构，无不建立在“正大中和”的审美理想及其背后纯正的儒家文化底蕴之上。“正大”谓之内涵和气象，关乎内在学养，个人修为的精神品格；“中和”即指“中庸之道”，乃是儒家美学的最高境界。从政治秩序到情

感外化，再到审美方法论，无不体现出“对立统一”的辩证思想，最终归于“万物一统归乾元”的宇宙之理、生命之恒上来。在当今“士”风不古的人格语境中，修炼到耳顺之年的“沿河村主”，显然不是一个大多数的存在。

“沿河村主”者，李氏书斌也，字启然，生于漳河之畔县志未名之杨暴村农舍土屋，少做学生娃，壮为教书匠，再由煤企文员转为私企苦卒，素慕五柳先生之悠然，独钟“暖暖远人村，依依墟里烟”之意境。每每担心着那个村子哪一天会将他抛弃，老想着时刻都能融入这小村落，在这弹丸之地，感受人情冷暖，体会世态炎凉。他把一个“村”字读得了然于心，每每思绪多多，遐想连连，五味杂陈，闲来徜徉，亲近于院中村边，常念“狗吠深巷中，鸡鸣桑树颠。户庭无尘杂，虚室有余闲”的千般可爱、万般美好。而在“三餐烟火暖，四季光阴转”的世俗中，启然君不计人生得失，唯惜粗茶淡饭之清欢，常拜“不以物喜，不以己悲”为范，不择贫富但重人缘，街坊邻里，若遇婚丧嫁娶、小儿满月、老者祝寿、新房竣工等，定当早早奔去，厚礼之外全程帮办。曾几何时，每至伏暑盛夏，宁可自烦于闹市炎热嚣噪之中，也必邀病体缠身之家兄归来，静息将养于小院之中，树荫下石桌上苦茶相伴，促膝长谈，不为身后口碑，独崇美德传承，以期告慰泉下双亲，亦昭示长江后浪，毋忘乡愁也。

七月碎语

牛喜生

七月，是夏日最疯狂的时段，也是最浪漫的时光。骄阳当空，炙烤着大地。热浪翻涌在大街小巷，蒲扇不停地扇动难忍的燥热，天气像发疯了，除了热还是热。

蝉儿，这些歌唱家们，也疯狂起来，从早到晚叫个不停，从东到西，从西到东，匆忙乱窜，让每个角落都滚动着音符。十里荷塘“映日荷花别样红”，荷叶支起伞盖，鱼儿悠闲嬉戏。蜻蜓扇动薄羽，让花田多了些灵动。

七月的天气，变幻无穷。午后，天空出现乌云，瞬间黑云压城，紧接着就是一场狂风暴雨。河水猛涨，汹涌澎湃，像万马奔腾，大有惊心动魄之气势。一会儿，雨停了，天边出现一道彩虹，十分壮美。这时，你可能会说，彩虹总在风雨后。雨后，傍晚，清爽的风吹走了一天的燥热，人们纷纷从家走出来。大街小巷

热闹起来，烤串喷香，吆喝声、谈笑声、音乐声交织在一起，构成一幅烟火气十足的生活画面。

七月流火，书香致远。那些赶考路上的莘莘学子，不敢懈怠，在书山勤奋拼搏，伏案阅读，为了人生梦想，即便汗流浃背，也要努力奔跑。七月，是他们激情燃烧的岁月。

七月的夜色，是浪漫极致的世界。虫儿低吟，月色笼罩河面，夜风吹动衣裙，人们找一方理想的去处漫步，谈天说地，偶尔还飘来优美的歌声。那山，那人，都被这七月特有的柔情融化。

七月，是疯狂的、激情的、浪漫的，是一幅独特的风景画。



(本版稿件由山西省散文学会长治分会推荐)